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五六五號　每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舊金山會議續開全體大會
四大國贊同蘇提案
十一國組成指導委員會

（本報綜合報導）聯合國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廿六日午後舉行。據路透社廿六日電：會中將成立幾個特別委員會，負責研討聯合國會議所面臨的最困難問題。要解決的問題，是擬議中的安全理事會的權力，區域性協定，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以及國際委任統治制等。美國參加各委員會的代表，已經派定。今後兩天的全體會議中，將有一般性的公開辯論，邀請國家同意執行委員會會議由十一國代表組織。一般預料這十一國家，可能成爲擬議中的國際機構擁有大權的安全理事會的理事，這十一國家是安全常任理事會的五常任理事（按即美英蘇中法），和伊朗、比利時、南斯拉夫、加拿大、巴西和墨西哥，莫洛託夫昨天說：他將向本日舉行的指導委員會會議，提出蘇聯在世界機構中可稱三點的要求。廿六日，參加聯合國安全機構大會的四十六國代表團團長，舉行會議，他們組成指導委員會，並指定其他較小的委員會便利會議工作的進行。合衆社廿七日電訊說：蘇聯對於聯合國會議所提出的三項主要要求中有兩項在原則上已經四大國家贊同，其他國家的代表，大體也表示同意。此兩項要求是：㈠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對於任何對其本身使用武力的決議，應有否決權，㈡蘇聯在安全機構大會中，應有三票權。但關於會議由中美英蘇四國輪流主席的要求，還在辯論中。

二十六日夜曾有兩次重要會議，準備聯合國會議中的重要工作，艾登在代表所居的行館會晤自治領代表領袖，告訴他們華盛頓三國外長會議的詳情，和蘇聯對於波蘭問題的態度。同時美國代表也聚會聽取斯退丁紐斯關於同一事實的報告。美國代表已同意在各個委員會中應使小國能有較多的代表。

二十六日路透電又說：美國出席聯合國會議代表團，今天通過修正案，允許全體大會四分之三會員和七個安全理事會代表同意時，可以在將來修正擬議中的聯合國憲章。

美新聞處二十七日電：聯合國指導委員會今天宣佈，指導委員會已派美國務院官員希斯爲會議的永久秘書長。

合衆社二十六日電：阿根廷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將被允參加舊金山會議的勝衆，日益增加。從權威方面得悉，智利外長曾對莫洛託夫說，拉丁美洲希望阿根廷能准參加。今晚舉行的指導委員會，禁止記者參加，會中將選定大會真正行政中心的執行委員會，暫定的議程，規定印度將被選爲第四大組會（處理世界法庭）下的第一委員會主席，菲律賓已內定任第三組會（處理安全理事會）的報告員，阿根廷、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准許參加會議問題，或者也會提出今天的指導委員會討論。指導委員會所討論的事務，將在今天下午舉行的第一次全體大會中公佈。

美國務卿致詞：世界組織應早成立
複雜的政治經濟問題，由其他會議去處理。

（中央社舊金山廿六日路透電）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在聯合國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致詞說：我們準備世界組織的憲章，應該不要同打敗德日有關的多數複雜政治經濟問題牽纏起來。德國有組織抵抗就要崩潰，所以世界組織應當在可能期內予以建立。關於上述的以及其他的問題，將有多數其他會議來處理，並且將有很多國家性和國際性的決定。我們時間寶貴，不容損失，我們不僅爲了生存和軍事勝利而聯合，我們聯合的最大目的，是在保證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全世界人民在和平中可共同合作，最後達到不受恐懼和無所匱乏的境地。我們對完成這一目的，已有良好開始，這是各國過去努力所不及的。

墨西哥城舉行的汎美會議，已增強西半球各共和國的聯繫，並且爲了汎美系統和世界組織的密切融合，留闢途徑。國務卿說：舊金山會議是準備根據頓巴敦橡樹會議建議案，建立和平機構的決定點，他說，各種建議案已在數月前送交各聯合國政府人民，由他們作嚴審慎的研討。對於建議案的討論，已提很多建設性的建議，其中若干經證和可能在這兒提出的建議，無疑將在這後來擬憲章時有其影響。擬憲章而且也應該容許日後根據經驗而發的任何修正，擁有阻止或制止侵略所需軍事和工業實力的愛好和平國家，必須同意並共同致力反抗侵略，各國如不同意並共同致力反抗侵略，那麼阻止或制止侵略，只有繼續進行大戰了。我們成功的主要條件，是一切愛好和平的大小國家的志願合作，根據對任何一國平等主權予以絕對尊重的精神而行動。世界組織假如不獲得人類良心的支持，恐懼和貧乏之戰沒有終止的時候，只靠大國合作，只顧全大國權益而建立世界和平機構」一切國家的共同利益就被抹殺。分負保衛和平安全責任的國家，應有享受和平安全的權利，我們認識世界機構成立後，那些資示須意履行憲章規定義務和它能力的密切關係的國家，應該能成爲世界機構的一員。讓我們盡力擬定一個最健全的世界組織憲章，不要放棄我們的努力。

莫洛託夫演說
蘇聯人民衷心於永久和平
在建立國際安全機構中，蘇聯是一個真誠堅定的戰士。

（美新聞處舊金山二十六日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託夫今天在這兒舊金山會議第一次全體大會中，發表演說，表示蘇聯願與其他從事這一工作的政府，共同合作，以建立一戰後安全機構。他說：『蘇聯政府希望建立一個堅強的國際安全機構之點，是一個真誠堅定的戰士』，並且說，蘇聯政府重視這一個會議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歐洲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莫洛託夫說：『我們注意戰後與將來的時候已經到了。』

莫氏對於羅斯福總統在爲了完成一個永久和平的奮鬥與犧牲這一個歷史性會議的努力，留加讚揚。他說：『大會的責任，在於奠定各國未來安全的基礎，這個問題，在過去與演有得圓滿解決。』他說：『蘇聯政府在解決這一大問題上，將竭力合作。我們相信無論在完成這一歷史性的目的途中有什麼阻礙，這一個目的，將由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努力而能夠完成。』

莫洛託夫指出了國聯的缺點，並提出警告說：我們千萬不要對建立一個國際安全機構的種種困難，估計過低，他說，世界安全的敵人，時常企圖用保護小國的虛偽手段，延緩這一次會議的工作。頓巴敦橡樹會議對於國際機構之『基礎』有了重要貢獻，而克里米亞會議則做了若干『重要的補充』，這兩者都有重大的貢獻。他說，這一機構的必要部份，在若干認識其保衛和平歷史使命，並且具有完成這一任務所必需的重大資源的大國之聯合一致。莫氏說英美蘇法中五大強國的合作，至爲重要，同時還說世界其他各國必須團結在這五大國之下，以造成有效的機構，他說，這一國際機構，要有某種力量，以保障青退和平的利益，這一機構要具有必要方法，用武力保證各國的安全。

莫洛託夫說，至於從蘇聯來說，我願在這兒對大會保證，蘇聯人民都具有建立一個健全國際安全機構的信心和誠意。蘇聯人民將聽取世界各國中對於這一個大工作的一切真誠人的意見，願望，與建議。蘇聯人民都衷心致力於建立一永久普遍和平的工作，並願用他所有的力量，對其他國家的努力予以協助，以達成各國和平與安全的崇高目標。

（中央社舊金山二十六日專電）莫洛託夫二十六日下午在舊金山大會第一次會演說，他說，無論目前或戰後的世界，假若蘇聯，英國和美國，不能參與亞洲的事情，法國不能參與歐洲的事情，那麼聯合國的聯合，將爲不可能的事。

宋外長講詞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舊金山二十六日電）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今天在聯合國會議第一次全體大會中，發表演講說：這次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機構的機會，實在還較上次大戰後要好。宋氏指出美國以前不是國聯會員國，蘇聯實是過去也沒有被各國重視，中國則僅僅參加國聯重要決定，而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就得遂其侵略行爲，而無所忌憚。但今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宋氏首先稱頌羅斯福總統就是中國的朋友和一位世界政治家，接着對大會說：在對世界問題建立一個有效的法律秩序以前，我們都必須更多的努力。中國人民因有[illegible]的經驗，深爲明瞭這點。法律的規律，過去是由國聯加以議論，但就我們所討代新知，向不爲各國所重視，因使有莊嚴的盟約，後來也被輕視所破壞。宋氏說：中國早已明瞭，如果沒有真正有效的集體安全制度，任何國家也沒有絕對安全的希望。他指出蔣主席說會得各聯合國的主旨主張成立一世界和平制度，宋氏又說，我們爲保障完成我們建立一個有效世界機構的目的計，必須勿失此良機。

莫洛託夫招待記者談話
將盡力解決波蘭問題
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戰爭中貢獻極大，應獲得舊金山會議的發言權。

（中央社舊金山二十六日路透電）蘇聯外長莫洛託夫，突然發出請柬，邀請新聞界代表，出席他在旅邸晚上九時半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中說：『我們將要盡力解決波蘭問題，不使它有不必要的拖延，我們將以雅爾達的協議爲基礎，致力解決這一問題，但這並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目前的會議，並不討論波蘭政府。我非常熱望波蘭政府有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我可告各位，英美蘇政府現正盡力解決這問題，我相信沒有波蘭人參加，就不可能解決波蘭問題的。』他說，『當然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我相信波蘭人的困難，並不在於波蘭人之間，而在盟國委員會和波蘭人之間。『我深信這些異見，都可能而且將能克復。』他指出蘇聯對修正頓巴敦橡樹會議建議案，並不反對，他說：『如果不立意作任何修正，那麼舉行會議是沒有作用的。』有人問蘇聯在新國際組織中，爲什麼只要求三點，而不要求十六點，他回答說：『我們是作最小限度的要求，我們共有十六個共和國，其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這次戰爭中貢獻最大，沒有人可否認他們應該在這次會議中獲得應有的投票權，而在克里米亞會議中，羅斯福總統對此了解並予承認，英首相邱吉爾也一樣。我深信英美蘇態度，仍然沒有改變。』

（中央社舊金山二十六日路透電）斯退丁紐斯、莫洛託夫和艾登，今天會晤，商討[illegible]對莫洛託夫關於波蘭問題的報告的答覆，預料莫洛託夫在此將提出[illegible]報告，但目前還沒有[illegible]斯或艾登。據外交觀察家對英美態度有什麼意見的說法並不樂觀。

（中央社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據路透社外交記者說：倫敦方面對莫洛託夫在舊金山記者招待會所作的各項答覆，很爲歡迎，認爲是蘇聯願在三大國間作滿意解決的明朗宣佈。

英外相演說詞
強調大會目的，在打敗德日永保和平。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二十六日舊金山電）英外相兼英代表團長艾登，在今日大會中發表演說：『我們都在重大損失的陰影下，在此聚首，各位當沒有不[illegible]羅斯福總統的，他會給我們以聯合國的名稱，我們紀念羅斯福總統的最好方法，莫過於使這次會議成功，更有價值。我們首先應認清大會的目的，我們今天的聚會，是在建立世界機構，以期擊敗德日以後，永保和平』。艾登指出所有前次大戰後使我們希望有某種國際組織的原因，今天更使國際組織成爲必要。他說：『我們已進入另一時代，在這時代中，任何自然障礙，都不足以在因我們利用科學所造成的新武器下，保證安全。由於科學的進步，假如說我們在此才開始進行的工作，是今天世界上最後一次機會，實在不是過分的話。』他又說：『頓巴頓橡樹會議的計劃，『並非四強企圖對其餘各國專斷將來世界組織的形式』，各項建議，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中央社舊金山廿六日專電）英外相艾登致詞中，強調聯合國的急務，在求立即獲一開端，就是範圍稍小，也無不可。他說，英國認爲大會應優[illegible]定廣泛的目標，第二步應在聯合國各項原則的範圍下，奉行憲章，並使聯合國各機構能在近期內，得以運行。但絕不是四大國爲命令其他各國的會議，[illegible]定大小國家都有份的機構。各大國可能實施國際行動的標準，並恪守這項標準，以與其他各國相接觸。

蘇聯提出建議
四國輪流擔任主席
蘇向美國務院遞一照會

（中央社舊金山二十七日路透電）蘇聯外長莫洛託夫，提出要求，假如蘇聯所提舊金山會議由中美英蘇四國輪流擔任主席的建議，被指導委員會拒絕，那麼蘇聯將要求舊金山會議議決聯合國的增設（按指導委員會將在今天開會）。據意思說，蘇聯將用法國拒絕出任邀請國一樣，以被邀請國資格參加會議。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六日合衆電）蘇大使館公使銜參事諾維科夫，今天把蘇聯的外交照會一件，送給國務院。據者是申述蘇大[illegible]委員長對於舊金山會議的意見，事後代理國務卿格魯即[illegible]。

超級堡壘再炸九州機場
琉球美軍深入敵第二道防線
民答那峨美軍向達佛灣進擊

（本報綜合報導）美國超級空中堡壘約一百五十架，二十七日上午又襲九州南部，作二十四小時內的第二次攻擊。美新聞處關島二十七日電說，昨天出擊九州的飛機，所襲目標有大分、佐伯、新田原、宮崎、國分等機場。東京二十七日廣播說，[illegible]襲擊九州四國兩島的二十一[illegible]目標，氣候極惡劣。今天氣候極好，超級空中堡壘兩批，今晨八時起來襲日境，空襲警報續達一小時半，第一批約一百架，是經由馬里亞納群島，經由豐後海峽侵入，十點鐘先襲南方飛去，美第二十航空隊總部二十六日發表公報說：B-29超級堡壘今天空襲日本九州和四國的飛機場後，已全部安返馬里亞納基地。四國的松山和宮毛兩機場遭到一次攻擊，第二十一轟炸機隊的超級空中堡壘，[illegible]九州的宮崎、國分，[illegible]等敵機場。

菲島方面戰事，據麥克阿瑟二十七日公報說：民答那峨美軍第二十四師，在第一公路上向東進攻，距達佛灣已不到二十[illegible]英里，呂宋島的地面部隊，僅獲孤立日軍，碧瑤二十六日合衆電說：美軍距離碧瑤已不到半英里，佔領巴碧指顧間事。

美新聞處舊金山二十六日電：澳大利亞廣播說，新幾內亞澳軍已攻佔托里威利山以南日主要基地[illegible]，並攻佔島上洞穴和堡壘中，以及山地陣地內的日軍，合作[illegible]的抵抗，澳軍經數週的激戰，才將該地攻佔。大琉球島美軍第二十四兵團的步兵，二十六日更深入大琉球島南部的日方第二道防線，美軍在二十五日佔領大琉球島附部推進，佔領高地多處，海軍仍繼續掩護地面進擊部隊。艦機又襲大琉球島西南的先島群島，據日本通訊社二十七日消息：美軍在海空軍對日本主要基地轟炸後，已在大琉球島發動猛攻勢。美步兵已攻到首里的「中間」（地名）。

邊區工會紀念五一
將發動競賽，迎接解放區職工聯合會成立。

（本報延安通訊）「五一」勞動節，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將於十九日召開常委會討論紀念辦法，決定那天召集延市附近各工廠職工，舉行紀念大會，和職工同樂晚會。除延安附近的工廠，則分別召開紀念會，總工會並給各工會發出通知，號召各工廠與全體職工，值此工人節日，檢查與改進各廠工作，加強生產，根據各廠情形，可發動「五一」生產競賽運動，紀念自己的節日，迎接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的成立。

蘇大使
改今天飛渝

（中央社蘭州二十七日電）新任蘇大使彼得羅夫，二十七日晨因氣候不適，改二十八日飛渝。

納爾遜
又將來華說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六日合衆電）美國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今天曉示他將率[illegible]訪華之日期，他曾[illegible]後，記者問他是否將訪中國，他回答說，不過上去中國。

舊金山花絮

△二十六日是舊金山會議的第二天，這一天天氣晴朗，陽光似乎較往日更加溫暖，在這樣晴和日暖的天氣中，中美英蘇四外長向大會發表演說。

△第一位發表演說的是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第二個發表演說的是中國外長宋子文。第三個是蘇聯的外長莫洛託夫，第四個是英外相艾登。

△每人演說大約歷時十二分鐘。除莫洛託夫用俄語演說外，中美英三國外長都是用英語演說。莫洛託夫演說後，又用英法文各翻譯一遍。

△莫洛託夫的演說，掃清了一切「俄羅斯」對[illegible]，[illegible]紙的外交記者[illegible]。

△莫洛託夫的演說，非常生動，他的演說不僅是對大會的全體代表發表的，全世界的人士也都從無線電中聽到了他的演說。相信一般人聽了以後，一定會覺得蘇聯的態度是如何的誠摯。

△中國代表宋部長演說在莫洛託夫之前，在他演說中，不時有熱烈的掌聲，因此他的演說時受到阻礙。

△聯合國會議指導委員會廿七日宣佈，所有會議都將用英語和法語進行，會議所有文件，將印成英、法、俄、中、西[illegible]文字。

△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出版自辦日報，該報由美國務院職員安琪爾夫人發行。任務是報告各代表、隨員和報界關於前一天發生的事件，和目前會議的一切計劃。安琪爾夫人和他僚屬，並編輯大會的文件和各項紀錄。

△按照姓氏筆劃排列的大會人員電話簿，有四十七頁之多，從埃及代表阿塔雷起，到委內瑞拉代表左拉加止。

△財政部採購局在當地採辦了二十卡車桌子，英、法、西、俄等文字的打字機[illegible]。

△舊金山[illegible]等都大批地遷進。警察當局分向紐約，芝加哥及新奧爾良的警察局調借他們的精幹警探，到舊金山服務，以防止各地竊犯歹徒活動。

△舊金山的旅館主人特別忙碌，因爲代表團的各國人士都有，有不吃豬肉的回教徒，也有素食的教徒，他們都要分別招呼。各國人的生活習慣不同，譬如英人和俄人，他們都把吃茶看作一件隆重的事，英人的下午茶，尤爲講究。經營的主人們都要及早弄清楚，以免臨時[illegible]。

寶慶以西阻敵
城步以北仍有戰鬥

（中央社訊）軍委會二十七日發表戰訊：湘西方面：寶慶以西公路上及兩側我軍，於山門、竹篙塘、洞口等地，於二十六日與敵激戰，二十六日向寶慶西北之敵攻擊，經激戰後，晚遂擊潰該敵三百餘。武岡以南地區戰況，二十六日無何變化。我軍一部，二十六日擊退敵之猛攻，斃敵百餘。城步方面，我軍於二十六日晨[illegible]由西峽口以西向我反攻之敵，現正與該敵激戰中。湘川方面：我軍於紅水河[illegible]及南岸，痛擊犯敵，至二十五日晨，已將梁山以北地區以西之敵擊退。由懷遠西南宜山至都安以西八十里都陽同古河坳之線，[illegible]。

各地通訊
在死亡邊緣的農村
天災人禍，橫征暴斂，再不民主，如何得了!?

（內江訊）內江上來下雪，甘蔗受損頗大，糖價減低，糖商潦倒困難，又因菜蔗評價會所評議的甘蔗價過高，而糖價仍然滯銷，糖房不買甘蔗，因此蔗農焦頭爛額，又兼久雨之後，鄉間缺乏大多數人莫不叫苦連天，生活十分困難。

天災熬逼

（武隆訊）武隆近年來疊遭荒災，尤以去年災情特重，先是大旱，後有颶風，平均收成不到四成，入春後生活特別困難。

（資陽通訊）近由大定縣來客談到該縣因去年秋收太差，以最近來糧米缺乏，每斗米六十斤，賣到九千元，較比貴陽便宜些，但是農民太窮，根本無錢購買，多以樹皮草根野菜充飢，餓死和自殺的到處都是，甚至有整家自殺的，如岡門外頸擔站中有十多戶，近來全部人丟在空，因爲飢餓所迫，不是餓死即是流亡去了。又縣屬于集滿戶夫妻先把兒女統統沉塘淹死，然後雙雙也投塘而死。又畢節因歷年來旱、水、雹、等災迭至，去秋更廣，秋收只二成，現在鄉民無法生活，死亡轉徙，人口下降，到處都成了少有的慘景，全家自殺和拋子丟女的事情，幾乎不是稀奇的現象了！萬國救濟會剛在黔縣放賑，但因災情太重，人數太多，仍於事無濟。

人禍橫流

（遵昌訊）遵昌是個小縣，人口僅有三十萬，據撥不及一百里，可是三年來爲駐軍墊付糧食、馬乾、軍服谷費竟達九百多萬，現在物價高漲，官定價與市價相差太遠，此款鄉價差不上了。

（貴陽訊）此間士紳爲拉丁事聯名致上峯呈文中有云：『甲保拉乙保，甲鄉拉乙鄉，紛亂如麻，不僅路斷人稀，而實深給，刺激物價暴漲，而耕耘乏人，收穫絕望，影響後方生產，誠屬罔細。』

◇岳池東板鄉居民王某的獨子，扭負一家五口的生活，近來因被保長拉捆去當了壯丁，父母憂憤病死，妻子被迫改了嫁，剩下土裝二塊，也被保長實[illegible]了。

（武陵訊）本縣土地極不公平，如涼水鄉有很多農戶全部收入都還不足以繳納田賦的糧食。例如貧農單文淑每年收谷兩老石多，納糧也要繳納兩老石多，[illegible]文淑收谷四斗，可是納糧[illegible]一石多，蘇政府年收谷十四石，上糧要上十石多，[illegible]收谷十多石，上糧八石，富農李靜收谷九十多石，上糧七十多石，贈少峯收谷六十石，上糧四十多石，貧農賀清云自耕收谷幾斗，竟要上糧兩石，弄得欲民哭哭不得。

（貴陽訊）在貴州省參議會上何玉書局長在報告糧政時說到黔境大軍雲集，[illegible]米吃完可向鄰省運來，小菜已吃完，實在沒法，這是一個軍隊覓食中的嚴重問題，要大家想想解決辦法。怎樣來『移軍就食』？說到救濟問題，他說『至救濟大可不必，只要不再搶老百姓的就夠了。』

◇樂山警察禁止菜販沿街兜賣，須擔要繳稅一百元，並且要將菜送交菜行，否則就沒收。近日因警察打掃菜地城的菜販，引動公憤，菜販一齊罷了市，要求合理解決。

逼上梁山

（鄷都訊）鄷都日報四月十三日載當地因「近年天災人禍所製造成的遊手無業的大軍，聚集於匪，時集時散，到處竊擾，而毗近忠縣涪陵邊境之山間，大股嘯聚，人槍以千百數計，隨時翻擾四境，市集之被劫者，已經數有所聞……」並說土匪弄但翻劫，且『到處組織口號，以不當兵不納稅等相號召，指鄉豪強，情然擁從』。

（古宋訊）離縣城三十里的三官殿鎮，三月廿六日趕集時，被匪搶劫，遭巴士布被搶一空。近股土匪現集衆有二百多人，月來還殘各鄉，素無長憚，縣城也深感受威脅。

時評
祝蘇美英軍會師

我們在雞鳴風雨聲中，得到了蘇美英盟軍在柏林以南會師的消息，這是一個大消息，大捷報，對於這個捷報，正如杜魯門總統所說，不僅蘇美英，全世界人民，實在是期待和祝望得太久了。正義的劍鋒穿了法西斯野獸的心臟，希特勒法西斯政府及其所有黨羽的最後一點的希望，終於完全消滅了！異國的報紙在社論上說道：『英國詩人吉卜林的詩上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這兩者是永遠不會碰頭的，可是現在，遠東方和西方的到軍，終於碰頭了，而碰頭的地方，卻正是柏林。』柏林被圍，瞬歇失掉了它的老巢，法西斯的黨羽失掉了它的司令塔，整個切成兩段，已呈現瓦解崩潰之象。法西斯的末日近了，去餞悼地悲泣吧，去料理你們自己的後事吧。

我們彷彿聽到了蘇美英盟軍勝利的歡聲，我們彷彿看到了他們緊緊的握手，那歷史的一瞬，那令人類的感激！這一天，是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的人用他們的血汗，眼淚，用他們的兒子丈夫和父母的生命換來的！全世界人永遠不會忘記這一日，全人類會永遠記住這一天的蘇美英盟軍的握手的，這握手象徵着團結，信念和血的團結，並要永久地鎮懾下去更加強固起來的。讓我們用團結來爭取勝利，讓我們用團結來保證和平吧，勝利的蘇軍萬歲，勝利的盟軍萬歲。

杜魯門總統正式宣佈
蘇美英軍會師
柏林之戰進入最後階段
蘇軍打下斯德丁和布爾諾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二十七日電）杜魯門總統廿七日正式宣佈，蘇美軍已在德境東北易北河上的突爾高會師。杜魯門的聲明中說：「艾森豪威爾將軍所部英美軍隊已和蘇軍在德國心臟地帶會師。敵人已被切斷隔離了，但這還不是歐洲戰爭的最後時刻，但這時刻已經很近了。為了這時刻，美國人民、英國人民和蘇聯人民已經期望和祈望很久了。我們的軍隊在德境的會師，共產我全世界是不會忽視的。它的意義，首先就是，希特勒及其殘敗政府的最後的希望已經消滅了。在這次反對暴虐和不人道的戰爭中的同盟強國的共同陣線和共同聯繫英已經在事實上顯示出來了，就像長期以來在決心中顯示出來的一樣。沒有甚麼東西能夠分化和削弱我們軍隊以爭取勝利的最後勝利的共同目的。最後，同盟軍隊和同盟戰略的這一偉大的聯結，不是單一個所用偉大的艱苦英勇的士兵所以能夠完成的。但是，直到在歐洲和在太平洋我們的敵人最後被打敗為止，我們必須不停頓地上支持我們英勇的士兵的努力。我望大家都知道，在戰線上是不會有休息的。」

據莫斯科二十七日路透電：斯大林元帥今晚手令宣佈：蘇美兩軍會師。莫斯科方面，將於今日下午四時（莫斯科時間）以大砲三百二十四門發放禮砲二十四響慶祝。

（本報綜合報導）斯大林在二十六日與倫兩道手令，宣佈蘇軍把德國的波美拉尼亞省首府斯德丁和捷克的摩拉維亞省首府布爾諾，都打下來了。斯德丁是德國北部的大海港，特別是柏林的最大供應港。布爾諾是捷克的一個工業中心城市。

斯大林在給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手令中說：「白俄羅斯第二戰線軍隊，在斯德丁以南強渡東奧得河與西奧得河，突破德軍在奧得河西岸上的堅固防線，推進三十公里，在攻勢過程中，這線軍隊打下波美拉尼亞首府和大海港斯德丁，以及加爾茲、彭孔、卡爾科夫、希威特等城。」

斯大林在給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手令中說：「烏克蘭第二戰線軍隊發動攻勢，以敏巧迂迴包抄和正面進攻，打下捷克大工業中心布爾諾（布隆）城——重要交通樞紐和德軍強大據點。」

在柏林方面，蘇軍在柏林外圍和柏林城內繼續獲得重大進展。據路透社莫斯科二十六日電：蘇軍在柏林東北打下萊因寧多夫和馬林斯德二大城市，在奧得河——法蘭克福。西南打下哥尼溫斯特豪遜、盧欽姆、斯托科、波斯科、里勒爾斯等城。在柏林城內，蘇軍已向德軍最後堡抗中心展開了最後的猛攻。據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七日電：朱可夫元帥所部繼續向前推進，已佔領柏林城西部的達倫倫姆、加登斯達特及工業區城西門新二十七日電：蘇軍已佔領哥利茲亞車站。這就是說，蘇軍攻進了工人區域毛比特。據英新聞處倫敦二十七日電：同時，德國中央無線電台所在地世落入了蘇軍的手中。德方廣播已說：蘇軍地下室提倡只有兩屋了。區域和台爾霍爾夫那機場一帶激戰仍在繼續進行中。另據路透社倫敦二十六日電：蘇軍坦克部隊已前進到離柏林城中警察總部所在地的亞歷山大廣場只有幾百碼的地方。德方漢堡廣播電台說：蘇軍已越過史普里河，已攻到政府中樞區幾碼，接近距離南北的街道相當近。又說：激戰正在動物園和波茨坦公園進行中。波茨坦時樓本得勒街只有四百碼，據說希特勒就是在那條街的地下室指揮德軍作戰。據合衆社倫敦二十七日電：五通廣播公司記者，自斯德哥爾摩訊：蘇軍統帥部宣布，完全佔領柏林尚須數小時內的事。

論柏林之戰

阿基摩夫上校

德軍沿着奧德河的防線，以及奧得河西岸上的防線，在朱可夫元帥和康湼夫元帥所統率的大軍迅雷不及掩耳的衝擊之下，相繼陷落以後，蘇軍就在柏林市街上作戰，並且到達易北河畔了。

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頭目們命令他們的軍隊，不顧任何代價以死守柏林時，他們想於拖着時間的希望，以為他們會抵擋得住紅軍的打擊的。正如現在所已經表明的德軍統帥部用了所有一切可用的後備和可靠的部隊，加緊鞏固柏林的防禦工事，好讓他們能夠作更有力的抵抗。

蘇軍統帥部深知德軍防禦的實力，就着手調集強大的兵力，為了擊潰它所必需的兵力。斯大林元帥所說的統帥部所以能夠迅速地突破德軍防線，有三個原因：（一）蘇軍攻勢的突然性；（二）紅軍的戰略和戰術的優越性；（三）紅軍戰鬥員的勇敢和英雄主義。

柏林的戰鬥，是在地上和空中進行的。空中戰鬥已開始，德軍把他們強大的空軍集結在通往他們首都的東方和東南方的進路上。我軍空中斥候報告：有好幾百架戰鬥機集結在柏林周圍的許多飛機場上，在柏林市內外，並且在柏林城外佈置了大量的高射砲，其中一部份就安置在奧得河岸和尼西河畔的德軍陣地上。這些高射砲固然不只是保護德軍，防禦蘇機空襲而已，並且還要幫同步兵去阻擋蘇軍坦克的進攻。

有了這樣大批集結的高射砲和戰鬥機，德軍一心希望能夠擋住蘇軍從前的勝利，好使蘇聯空軍陷於麻痺。在向德軍防禦工事猛攻以前和進攻過程中，曾在柏林進行了這次大戰爭中最大的空戰之一。那天都要發生幾十次空中的大會戰，雙方都有好幾百架飛機參加。不必說，德國飛行員作戰都很頑強，很兇猛。然而，他們畢竟完全被打垮了。據說從四月十六日到二十日的五天中間，德寇在蘇聯戰場上就喪失了五百多架飛機。

柏林之戰速寫

（蘇聯情報局特稿）

神仙

大家都知道，柏林的兵團首先是被朱可夫元帥的大軍從東邊進攻的，那大軍在到達德國防區以後，針對德國的首都，攻，攻克許多據點，打擊和已經進了德國首都，給予柏林兵團的第二下打擊，是康湼夫元帥的大軍打中的。突破了尼西河畔的敵人防線以後他的一部份兵力向德累斯頓進攻，其他的兵力在猛烈的邊戰中，向西北迂迴，從南邊突破到柏林。這麼一來，柏林的德軍就被鋼的老虎鉗子鉗牢了。他們已喪失了他們的東郊、北郊和南郊，被壓迫得向市中心區滑退卻。今天，朱可夫元帥的大軍和康湼夫元帥的大軍，已完成了對柏林的包圍。

關於柏林的陷落，不容有什麼懷疑了。又像一七六〇年時一樣，柏林又將在俄羅斯兵鋒的威力前面低頭。德軍統帥部如今已沒有力量挽回頹勢了。它在柏林附近各區並沒有足夠的兵力可以調來援救市區德軍。德寇的各師被打垮了，而且逃散了。防守德國首都中心的軍隊或許可以勉強撐持一下，但是，他們決不會抵擋得住由兩位蘇聯元帥所統率的大軍，這是不必說的。

過去幾天來，另一重大事件發生在德累斯頓方面，康湼夫元帥的大軍，在那兒沿着寬闊的陣線到達易北河畔了。紅軍在易北河畔的出現，意味着柏林兵團的殘部已經完全被隔斷了，它已經在戰略上被孤立了，並已完全喪失了和德國南部的聯繫，因而也不能補充軍隊了。希特勒所表揮的大軍，就已經被撕裂兩半了。這使蘇聯戰場中路的整個形勢根本改觀。希特勒已喪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德國領土，如今他失敗的命運已經注定了。

由此可見，不到一個星期，朱可夫元帥和康湼夫元帥的大軍，就把柏林兵團打得四分五裂了。

假牧師

（塔斯社朱可夫元帥總部二十六日電）紅星報記者在最近一分鐘的前線通訊中寫道：希特勒匪徒們猛力從事破壞活動。在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城，德國人放火燒燬了房屋，我們還得救火，撲滅大火。同時德國軍隊中，有些軍隊正在用手寫的傳單散佈在德人，接受從放下武器，停止無謂的抵抗。傳單上說：「俄軍已進入柏林，美軍已在易北河畔，我們被騙入絕形陣地，如果我們缺乏智慧，因而投降，我們就會死在這裏。」在深夜時候，兩個頭上裹着藍色頭巾和穿着骨架的德國婦人被押解到蘇軍總部來了，他們都是柏林居民從火線中逃出來的，在逃難的居民當中有德軍的間諜。這裡就是一個例子，一個德國牧師自願領導蘇軍軍官上教堂的高塔使他們可以由此上俯瞰地下，幾分鐘後牧師不見了，蘇軍軍官們發覺後，教堂的高塔已被德軍砲彈擊中，才知道牧師原來是一個假扮的，他是一個柏林銀行的職員。

神仙

（塔斯社柏林二十六日電）從包圍柏林本部的戰役開始以來，在四十八小時內，朱可夫元帥和康湼夫元帥的軍隊完成了法西斯德國的中心的包圍，在一輪柏林的房屋中我們看見了法西斯的口號：「一九一八年是不會重復的」，現在這些字已被塗掉了。有人以粉筆在上面寫着：「我在柏林。西多洛夫」。越來越多的蘇軍的師旅湧入柏林市，蘇軍司令部不斷接到電訊：德軍從幾處石油貯藏所，德軍的師旅在特格爾森林中被擊潰了，強渡了特爾托運河了，攻克了軍營，電力廠，煤氣廠，降落傘工廠，火車站，自來水廠，醫院，僑民廠，成千的俄國砲直射地向德軍所駐紮的房屋中開火，在許多地段上，德軍大量地頑強反撲，他們被密集的大砲和機關槍的火力擊倒了。通到柏林去的主要的公路被成四條行列移動着的軍隊，坦克、輪車、水陸兩用的汽車塞滿了。真理報記者寫道：每一個人都是匆匆忙忙的，每一個人都恐怕遲到，在嘈雜轟鳴聲中和擁擠一個人注意到汽車喇叭的叫聲，維持交通秩序者的嗓音都沙啞了。但先頭部隊看見煙浪，夜裏看見蘇軍轟柏林的火燄。

這就是最好的指路標。通往柏林的道路兩旁，排列着滑揹的輪、兩輪裝甲車、裝滿從哥薩克兵的馬用的高高的四輪運輸車。「到柏林去！」——在斜坡上，在輸送車上，大砲上，鐵管上，壁上每一樣東西上都寫滿了這句話。地上散亂着被燒毀了的德國坦克飛機，大雨之後德國來不及取下的水閘的氣球沮喪地在空中旋轉。一架德國老百姓站在柏林的一所房屋周圍。被房屋上寫滿的希特勒的口號「柏林將仍然是德國的都市」所弄污了，他們手足無措地瞧着我們的坦克，大炮輸車，然後望望天空。天空上蘇軍的轟炸機與轟炸機群呼嘯着，還有被困在家裏的老人已致詞說：「什麼樣的一枝軍隊啊！」又說：「德國將容不下你們所有的人。」蘇軍在柏林的移動的情景將永遠不會讓人們忘記，在圓月的光輝下蘇軍移動着的情景是具有蘇神仙故事的特質的。在這兒，神仙就是我們的軍隊。在這兒，神仙就是戰勝了的強大的健壯的有威力的勝利的軍隊。

蘋果樹

（塔斯社柏林二十六日電）在俄羅斯來打柏林的前夜，戈培爾疾呼道：「在視察了我所率命指揮的軍隊後，我回到柏林來深信我們的空防很強，並深信德國的最優秀的兒子們從東方保衛着本市，換得河到柏林的我們的軍隊是不易山越一。每一寸土地都佈滿了鐵和鋼，水泥，德軍使一切溝渠、運河，都汎濫起來，他們砍去了城外小屋周圍的松樹的院落的枝葉，以建築路障。他們砍去正開上着花的蘋果樹。並聘他們摑到路旁，讓俄羅斯的坦克的履帶牽引車難通，正是在柏林，他們極力要以民坦克的大關頂來阻止俄羅斯坦克。可憐的企圖，註死的慘痛，受着巨大的死傷，德軍儘管遺一批批的，一批一批的，一

火光

（塔斯社柏林二十六日電）噴着火光的一個戶窗，每一個頂樓，都瓦礫堆都被包圍着，每一幢房屋，每一條街的激烈戰鬥達到了極點。一小時一小時的增加，巷戰被蘇聯與倫比的戰鬥精神支配着，進攻軍隊的運動性被德國首都的心臟，官兵們包圍的前鋒部隊已經走近了一個軍隊的德軍投降。在一個運河渡口發生這樣的例子，俄羅斯工程師們剛剛架好橋樑，俄軍還沒走到橋上，就有十八名德軍士兵從西岸衝過來向俄軍投降，給這橋樑舉行了落成典禮。

美軍進入奧地利境內
英軍已佔領不來梅港

（本報綜合報導）與蘇軍打下斯德丁同時，即二十六日，英軍也打下了不來梅。這是德國的第二個大港，陷於德國潛水艇根據地。據路透社巴黎二十六日電：除船塢區域和城北的市民公園外，不來梅全城的敵人都已被肅清。又據路透社倫敦二十七日電：英第二軍和英第九軍已控制了易北河上二百英里長的一段地帶。美第三第七兩軍和法第一軍，向巴伐利亞德方內陸區域猛烈追進，加緊圍攻。據美新聞處巴黎二十七日電：美第三軍昨晚已在奧地利邊境進入奧地利。據路透社倫敦二十七日電：美第三軍於渡過多瑙河後，已進到離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只有四十二哩的地方。美第七軍離慕尼黑則只有三十哩。據路透社巴黎二十六日電：法第一軍已進入瑞士邊境，並包圍了湖畔的君士坦丁城。

阻止法西斯復活
盟國戰後必須團結
捷克外長馬薩里克談

（英國新聞處倫敦二十七日電）捷克外長馬薩里克，由莫斯科前往倫敦途中作短暫逗留。他說：他對於盟國在目前及戰後的團結，頗為關心。他說各國間政府的形式不同，但深信我們團結能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復活。馬氏預料由於德國對各大學、圖書館、實驗室作系統的破壞，文化界將有發生危險。他說聯合國救濟總署應設立一文化復元部，因為歐洲解放區的人民在精神上均在飢餓中。

遠東民主的種子

G·斯坦因作

——譯自二月二十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在延安，訪問者發現作戰力量在「新制度」之下動員起來了，延安並不像蔣介石的國家經濟，那裏的領袖們強調對美國的友誼，並希望美國幫助同盟國的事業。

九千萬人民的幫助可使東方的勝利之日加速到來——強大的軍隊等待着裝備起來即行進軍。

關於國民黨的中國已經肥透得很多，但中國的「另一半」卻很少引人注意。地理上的隔絕和檢查制度，大大地抹煞了真相，不管什麼方面怎麼說，那個真實對於了解中國局勢的展開前途是絕端必要的。斯坦因先生，從延安，重慶回到了美國，今天寫出了他的連續論文第一篇。

據總說得到自由來報告的情形。在去年，夏秋之交，我竟然能夠對延安的多方面的中國問題作直接的研究，那時候，正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在重慶政府除了一道冗年禁令之後，就賞許讓得允許去訪問邊境土地。

中國共產黨，現在在華北華中日寇後方，有着六十萬的正規軍（譯者按：敵後解放區的正規軍目前已增至九十萬以上），三百多萬民兵，以及它所實際的，已經動員起來的九千多萬人民，它是能夠幫助使戰爭提早結束的。沒有他們，就得多耗費千萬的美國軍隊。

他們的「新民主主義」，幾乎不是純粹共產主義的方式的共產主義，在新民主主義之下，延安已動員了實現了偉大的作戰力量。我覺得，新民主主義採取試近於吳國的戰時民主的作用。它存在了它和平，它有賴勝利的合作作用。共產黨的領袖們嚴肅地宣稱，排斥國民黨的政府。相反地，共產黨區希望擴張在一種民主政府下的中國，再團結，以及中國團結作戰努力的依從。

關於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並無有形的證據，中國共產黨是深切的民族主義者，在完全被封鎖的歲月中，已學會了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須要外來的意見。

他們對美國以及全體同盟國有無限的友情，他們要在盟國作戰努力中幫忙的熱烈願望，還對於中國國民黨比較之以往更為懇切的合作，提供了希望。

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已鑄成一定程度的團結的一支偉大力量。他們在爭奪中

他們的領袖們，並不都是共產黨人，在民主的延安民主人民中，他們相信他們有大部人民的擁護。在目前情況下，這自然是難以證明的。

在國民黨的封鎖線後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了惡意的毀謗而外，塞滿所見的我，對着在延安我所發現的事物，我吃驚。

延安的領袖，我發現，都是堅幹而有才能的人們，我發現的理想政府所設的樣式的，我可稱為一種對中國完全新型的，有才能而忠誠的非共產黨人：地主，舊式的士大夫，附近的社會改良者們，從前的軍隊與地方政府中的國民黨員們。

我會見過許多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與新四軍的百餘成員的指揮者和戰士，他們卓越一志地在從事於驅敵五十萬左右日寇和八十萬日寇與偽軍的工作。共產黨軍隊，是和人民緊密團結着的，對於試種聯合力量的恐懼，使得日本人宣傳說：「他們（共產黨）現在是日本在中國必須面對攻打的唯一敵人。」

並不都是共產黨人

我親眼在許多日本報紙上看見過這種聲明。

合作的力量

那些共產黨大軍的來福槍、機關槍，和軍火，其三分之二是從日本人和他們的傀儡們手中奪來的。實際上，他們在敵後軍事根據地的每個角落都生產着較大到對人的手榴彈、地雷，他們對這種武器的運用是出色的。

然而，就是日本人也愉快地承認，共產黨最有力的武器，乃是老百姓在游擊隊，正規軍每天作戰中的合作。

因為所有這些原因，共產黨的軍隊，能夠充分利用他們的破壞與戰術機會，從華北華中城市的周圍，沿着幾百英里的海岸線，從敵人佔領的鐵路公路沿線的陣地，反抗敵人。

就至少需要說一些援助，就是每月幾百噸的供應品，也可使共產黨軍隊比較現在更發揮出無限多的效能，這種供應品是可以用不能洩露的方法輸入的。然而至今，重慶從未準備幫助他們，或許可盟國援據辦。

三項任務要完成

這些人們，唯一的薪俸是食物，衣服，住所，和極少的原始小零用品，但他們幹着他們的工作，他們同時實現着三項任務：在自己的「空閒」時間，生產着構成他們所謂新的東西的三分之二乎均量，以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

最後，我曾看見，在中國與境殘落後門區域，許多農民們過着一種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們已從古老的封建主義被喚醒了，他們智慧地參加着自治，並在事實上證明，中國的老百姓在起來爭取民主了。

然而，今日中國甚至比對供應品還更迫要的東西，乃是延安與重慶間的協議，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提高中國的作戰力量，才能夠以國家獻給民主主義的新國家，並立起一塊基石。

（光譯）

意北游擊隊發動起義
解放米蘭和熱那亞兩地
意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式宣佈
接管意大利北部一切行政權

（美國新聞處紐約四月二十六日電）米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本日經由米蘭廣播電台宣佈：「代表意大利北部唯一合法政府的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已接管意大利北部一切行政權，民族解放委員會佔在聯合國方面繼續進行解放戰爭，消滅法西斯殘餘並保護民主自由。所有法西斯份子必須立即投降並交出武器，共觀被提扶者即予消滅。」米蘭另一電台廣播：「民族解放委員會已完全控制米蘭及其他各地。」

（中央社倫敦廿七日路透電）意大利游擊隊今天在意境北部起事，這種現象，曾迴於德軍佔領的地區。盟軍部隊現正向北進攻，與游擊隊會師。羅馬今日廣播宣布，由科莫至多摩多索拉間，長達四十五英里的意瑞邊境，現已經游擊隊佔領。據接續說：邊境爭對致的火車站方面已發生戰事。距米蘭十里約有五萬人口的蒙薩城，已經解放。

（中央社羅馬四月二十六日合衆電）意大利北部游擊隊已解放意大利北部第二大城米蘭。最大的海港熱那亞也給游擊隊解放了。到達瑞境的難民說，解放米蘭的游擊隊獲得了米大部份人民的協助。

（中央社羅馬二十六日路透電）據盟軍接獲的瑞士電訊社訊，據可靠方面獲悉，墨索里尼已在巴拉佐所在捕。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羅馬二十六日電）盟軍今天公報說：美第五軍於一日中疾進二十英里，並已越過阿的治河後，已佔領維羅納城。該城佔領，使盟軍接近布崙納山隘。

（中央社倫敦二十六日合衆電）據羅馬廣播「傳盟軍已登陸熱那亞灣的拉巴羅」。

·炮火中的柏林·

戈林攜妻女珠寶逃走
納粹準備遷都布拉格

戈林稱病辭去了航空部長的職務。據說是息的心臟病，並已入嚴重階段。希特勒已任命葛里木禮任，並把葛里木擢昇為元帥。

×　×　×

其實，戈林是逃走了。莫斯科廣播說：戈林已攜妻女和價值數百萬鎊的珠寶，乘飛機逃走到一個還不知道的地點去了。

×　×　×

據說，納粹當局現正準備於柏林失陷後，遷都捷京布拉格。

×　×　×

美新聞處記者陶奈斯，坐了一架輕式機到柏林上空視察，據他說，柏林仍在大火中，濃煙高達二萬一千呎。

×　×　×

從柏林前線視察回到莫斯科的記者說，柏林城破壞得很慘。蘇軍大砲不停轟擊，幾處的大廈變成廢墟。城內煙霧迷漫，若干部隊在白晝也要使用手電筒。

×　×　×

柏林的守將是一個不見經傳的傢伙，名字叫豪思，一九四一年曾指揮過一隊坦克，開到莫斯科近郊。這個傢伙非常兇暴，過去曾在希特勒衝鋒隊裏當過猶太婦的助手。在一點兒在滑蘇中給希特勒勒殺了。

×　×　×

從二十五日起，就沒有一架德國飛機飛進柏林和由柏林飛出來。蘇聯空軍和地面部隊已把柏林封鎖得像一座死城一樣。

×　×　×

英國每日郵報駐瑞典記者說：希特勒仍在柏林，他的總部設在德國國防部的強固地下室內。

×　×　×

塔斯社已開始從柏林城發出電報了。

×　×　×

德國著名軍事評論家狄第德已被俘虜。

國賊貝當已被逮捕

（中央社巴黎二十六日路透電）據法國內政部語記者，貝當元帥已於今晚八點鐘以後，在法瑞邊界

某未經宣佈的地點被逮捕，將送交貝當政府同行者檢查局調查。與貝當共他行者有貝當妻及其他警察長賽樂快。他們執行拘捕多項，即以貝當一行前抵邊界，與各犯名字擴入獄內。

（中央社巴黎二十七日路透電）貝當元帥，已於今晨到達巴黎，九時三十分被送往巴黎以南的孟特格魯台中，並拘禁於該處。

國際零訊

◇布魯塞爾二十六日合衆電：關於釋放比王利奧波德及其家屬一事，迄猶仍未得到官方證實。

◇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邱吉爾首相今天又在下院提出警告說：不要在德濟德國投降行將張的幻想，因對日戰爭現仍未了，而挪威荷蘭仍有德軍在。

重慶街頭

◇徐悲鴻收藏的近代名家精品百幅，定五月五日起假中蘇文協展覽。

◇財政部日昨勒令本市福華銀行停業，現擬三個月依法清理完竣，並令該所屬各分支行處一個歷樹

在廣大人民聲援中
華西日報晚報復刊

（成都通訊）華西晚報自從本月十八、十九兩次被暴徒「學生」的搗徒搗毀後房，毀傷報轉後，曾發表緊急啟事，並同時呼籲言論自由及保障人權，並且聲明暫行停刊，同時華西日報也因印刷廠被搗及無法出版而停刊。這件事發生以後，各界都很憤慨，連日以來，紛紛赴兩報慰問，除了同業以及文協成都分會，四川省各縣旅省同鄉會、教育界、醫師、銀行界都派代表赴兩以外，還有中大川大燕大等十五個團體，燕大學生十九日更有川大學生聯合會等十五個團體，聯名赴，下午成都報業公會召開會員大會，一致表示聲援。兩報同人得到了這許多的同情和支援之後，深為感動，決為自由民主而奮鬥到底，華西晚報已在二十一日晚上復刊，華西日報亦在二十二日晨繼續出版了。

編者按：關於華西日報及華西晚報被「學生」搗毀事，我們曾有過消息，但沒有能夠發出來。

新華副刊

介・紹・和・批・評

隔膜該是撞擊倒的時候了

——讀魯迅先生的「故鄉」

盧燕

社會還在區分着「勞心」與「勞力」的時候，教育文化只和勤勞的生產大衆分離的，「勞心」與「勞力」的區分，也就是「治人」與「被治」的繁多的分歧。一方面是用勞動生產創造物質財富、社會文化的「勞力者」，一方面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勞心者」，然而治人的，高貴的教育一方面是使知識份子得到了文化知識，同時也使他們學得了「勞心者治人」的觀念。

在手工業的農業生產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時，知識份子多半是來自農村的；雖然不是從農民大衆中生長起來，但生活上多半和農民保持着一定的關係。但當他們已經從城市生活裏學會了另外一套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農民大衆中間建築起一座可悲的「牆」了。在這座牆的分隔下，一方面是辛苦麻木，一方面是故縱恣肆的生活，有的人在這種孤獨而感到心的安寧，有的人是在自願無力的情形下拄步了。我每一次展讀「故鄉」，都感到這位思想的先驅，在這座可悲的高牆前，懷着深厚的憂憤所發出的沉重的哀傷與嘆噫。距離魯迅先生寫作「故鄉」的時候已經二十多年了，知識份子和農民大衆中間不仍然有被這種可悲的高牆隔離着嗎？農民大衆不仍然在過着閏土那樣辛苦麻木，誠然是比閏土還不如的生活嗎？

「故鄉」的寫作年代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在一九二〇年年底，魯迅曾經回到他的家鄉紹興。當時的中國社會是處在甚麼情況下呢？從當時的北京沿海，「五四」運動的浪潮雖然過去，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自發運動卻並沒有停息下來。中國人民的覺醒是使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感到威脅的；當時這些帝國主義的國家雖然因爲各自的矛盾，勾結封建軍閥準備斷折，但對於他們共同的敵人——覺醒的中國人民——的溺壓卻是一致的，他們挾持着自己的走狗封建軍閥加緊對中國人民的迫害。在一九二〇年底北京政治舞臺起發動，參加五四運動的戰鬥者被痛，隨時都跟着遭殃。「故鄉」就是他這一次還鄉的記錄，但當時他目睹着帝國主義的兇殘，軍閥的卑劣蠻橫，鄉土的經濟崩潰的美好的想像，他是帶着回到「故鄉」的。可是出現在他面前的已經不是繁榮的農村，而是：「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對着這蕭索的荒村，他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悵惘。「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當他進一步的去注視農民大衆的生活，尤其是當他目睹着兒時友伴的變異，他那美好的記憶不能不在這殘酷的現實面前被擊碎。出現在他面前的記憶的小英雄是：

「這來的便是閏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閏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閏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從閏土這種改變，魯迅看到了農民大衆在過着怎樣辛苦勞累的生活，他們的生活境況是：「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故鄉」的現實，是蕭索的荒村，是生活折磨得變成木偶的農民。在這種希望被破滅的情形下，魯迅已經感到痛苦了，但甚於這種幻滅的痛苦的，是他發覺和農民大衆中間已經築起一座「可悲的厚障壁」，他已經被看作一個「勞心」的「治人者」了。在這可悲的高牆面前，他懷着深厚的憂憤，魯迅顯然感到沉重的哀傷。

出生在沒落的地主家庭，不可免的，在他和農民大衆中間已經被分隔着一層社會的藩籬，但他在生活上是曾經和農民大衆的兒女生活在一起的，在他的作品裡，就曾經留下過不滅的形象，[illegible]，帶着項圈和鋼叉刺猹的閏土。現在這少年時的伴侶，已經把他拒在高牆外，把他看作異類了。「這時候我實在說不出話，只是說：

「阿！閏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猹，……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迴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illegible]份子，這真是從靈魂的[illegible]。二十多年來這種「可悲的厚障壁」已經存在，直到今天，不仍然是我們的哀傷嗎？[illegible]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

魯迅先生在「故鄉」中不僅創造了一個感人的形象，而且揭露了一個更大的歷史悲劇，[illegible]。魯迅對於這歷史悲劇的憂憤，是遠大於鄉土底[illegible]的。如果說「故鄉」裡還有着[illegible]的鄉思，美好的記憶，當現實生活粉碎了他美好的想像時，他就不再躊躇於對舊時的回憶而向前跨步了。在一九二五年他借過客的口舖說過：

「……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裏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在「故鄉」裡，魯迅指出了知識份子和農民大衆中間的隔膜，[illegible]

[illegible]外，知識份子的自我優越感也是造成的原因（這也是「勞力」，歷史傳統造成的）。如果我們真正的接近農民，就可以從他們身上發現很多平時我們不知道的，新鮮的事情，發現我們生活圈子的狹窄，農民大衆在從事廣大的生產鬥爭時，知識份子不只能是「看見院子裡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麼？閏土用勞力，用血汗種植了西瓜，用勞力去[illegible]，用鋼叉去守衛，但我們不是只能在水果店裏去買嗎？如果我們還[illegible]這種「不稼而食」的生活之可恥，我們還有甚麼值得向勤勞的農民大衆驕傲呢？

我們要突破這種「可悲的厚障壁」，我們不僅要破除「勞心者治人」的觀念，而且去突破那種狹窄的自我優越感。要不，閏土依然會把你當做「老爺」，你也無法學得那許多不知道的「新鮮的事」。

「再像我，又和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爲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今天的閏土（[illegible]），不仍然在過着辛苦麻木的生活嗎？「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不仍然在苦惱着今天的閏土嗎？也許今天他們[illegible]，背更佝僂，但是痛苦教會了他們思索了吧……魯迅先生寄望着下一代的「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今天的知識份子，必須是結合着閏土和水生爲「新的生活」而奮鬥。

二十年對於我們不能說是太短，如果當時魯迅先生在這種「可悲的厚障壁」前，發出沉重的哀傷與嘆息，我們就決不應止於低徊的嘆息，今天爲着我們和閏土不再過這樣辛苦麻木、辛苦恣睢的生活，我們必須斷然前行的突破這層「可悲的厚障壁」。

隔膜該是被擊倒的時候了。

暗夜的一徵光

林乃音

「藝文志」出到第二期了。這是一個篇幅不大，形式短小的文藝性質的雜誌。但形式短小，並不就降低它的內容的堅實。正像在無邊暗夜裡的一枝火箭，它的光芒當然不及太陽的光輝燦爛，可是卻尖利、驍銳，它能深入黑暗的一角，讓人們看見了那深藏着的血淋的內臟。要劃除黑暗，就必須先正視黑暗，認識黑暗，那末，在爭取光明的事業上，它的工作，正是不可缺少的一種。

那麼，就讓我們跟隨着這小小火箭的微光，來看看籠罩在我們周遭的黑暗，看看那裏面到底藏着些什麼？

也許回答就是血的謎語，在這個小小火箭的照耀下，就特別鮮明而刺眼。耕芳先生的「談「劊子手」」（第一期），告訴我們有些人是怎樣的能以血為玩樂，以殺人為最大快意的事情。對於異己者，隨便加以「謀逆」的罪名，就是刑極，一刀取命，何等痛快而威風！這就是幾千年來中國統治者的「仁政德行」，直到今天，不但沒有斷絕等跡，而且簡直是更加「發揚光大」了，以至於使人覺得人頭還不如袖子值錢。對於這樣的統治者，你去和他談「人權」，簡直無異說夢話，一個天天殺人的老爺就公開的說：「我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從公案上簽下去，赫赫刑場的斬首一個達人的……」這就是在這個不把人當人的社會裡的血淋淋的真實。

和這篇一樣，「槍的懺悔」（第二期）也給我們展示了一幅可怕的血的圖畫。在殺人的武器中，我們的國粹是「大刀」，「槍」是舶來品。但我們的國粹在今日，正像並不反對舶來的鴉片一樣，也並不反對舶來的槍。因為正像鴉片是他們的富者奢侈的象徵，「槍」則是他們的「腦袋」，「權威」的象徵。在公館門口站着屈腰擁抱「槍」的人，在自己背後，跟着一串帶着「槍」的人，那威風自不用說，更便當的，還在於他們有了槍，就可以隨便向人「瞄準」，「射擊」，砰然一槍，一切異己者便都應聲而倒，這實在比國粹的大刀要方便得多；未曾遇這文明古國的偉大寶貝所趕不能及的。在流血者正滿足於他們的血的戲樂的時候，那不被人當人看待的「人」們，便不能不感到了槍底悲哀。

然而，死而還有鮮血迸流，至少也可以閃出一點血的紅光，而使人驚心駭目，至少也可以濺污劊子手的衣襟，而使人認識兇手。最可憐的，是在這無邊的暗夜中，被一切大大小小的臭蟲蟲子慢慢的吸吮，榨乾，最後悄悄的死去。這是無聲的死亡，無血的死亡。看一看「『地中海』的葬儀」（第二期）吧：一個教了三十年歷史的余老頭，當他對學生講到秦始皇坑儒時就以手作成形向空中揮動：「講到這太監的勇將高先故時，就用一套手指指眼睛，説那人是個瞎眼龍；講到張騫出大秦國傳，就兩手握着拳出，學那位大將出征時威武的姿勢……」，可是，他自己呢？活着不被社會重視，死了是在兩天後才發覺，一顆眼珠竟給耗子吃去了。這就是這個社會所給與那些正直不阿、藉自己的勞力而生活的人們的待遇。一切有形或無形的吸血管子，都直接間接的叮在你身上，吸乾了你的血，最後便把你榨乾了，那些吸血者的嘴角上連一絲血痕也不留下。死的是掉了，天下依舊太平，誰也不知道誰是殺人的兇手，甚至於根本沒有人想到有兇手。

但殺人的兇手，畢竟是有的。這就是那些「君」與「狗」們（第二期「豬與狗雜論」，「狗哲狀」）。什麼是「君」呢？就是那種掌有特權可以隨便殺人的傢伙。什麼是「狗」呢？就是為「君」所豢養，而用來「前呼後擁，左顧右盼」的東西，牠們是一種聰明的動物，明白所有的政治關係。」牠們的鼻子又是銳敏極了，「無論地上留有多麼細微的氣味，牠都能追蹤到獵主。」只要有着這樣的「君」和「狗」，血的玩樂，是不會停止的。在敵佔區，敵人不是欲讓特美的我大活活的死於屠刀，而他們則在一旁玩賞取樂嗎？

但是，「懷「抽子」中」說得好，權力者殺人，是想維持他們自己的統治。「他們所希望止的是他們自己的被殺，也就是他們自己的生。……血污的統治，決難持久，他們自己也未必能因之而生，即未必能不被人殺掉。」「槍」被握在黑暗勢力的手裏的時候，是維護黑暗、殘殺善良的武器，但當它為光明的勢力所掌握時，就會成為維護光明，保護善良的武器了。「槍」的本身，是沒有罪的。

假如看見了社會的不平與黑暗，他的拯救辦法是「人類愛」（第二期「同果的人類愛」），但血的現實告訴我們，抽象的「人類愛」是不存在的，對於希特勒，對於日本軍閥，對於那些「弗朗夾」和「馬屁」，以及一切要在我們的死亡上來建築他們的快樂殿堂的人們，你怎樣去和他們講「人類愛」呢？血債必須用血償還，那怕我們厭惡他們的血弄髒了乾淨的土地，正像我們厭惡臭虫的血沾污了潔白的被單一樣，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是為了從世界上根絕殘酷的血的玩樂所不能不如此的。

魯迅先生說：「能憎始能愛」。這幾篇文章告訴了我們憎什麼，同時也就告訴了我們愛什麼了，這是無須說得的。

「民主」的自白

面前是一部「用百科辭典」。翻閱之後，是被引起我很深的感觸，——單從目錄上檢看，就有六十多條項，是被剝了去，弄得這本辭典，如同四肢和五官被殘毀了的人體，使人覺得那劊子手的可恨。最初，我覺得快如血淚模糊哭訴的面孔，引起人無限悲痛，再一思索，則如被縛得透體傷痕，[illegible]使人覺得一種恐懼。

略一查檢一下，這些條項如何不能允許存在。我從裏面中舉出若干條項，試以為例，則是「一二九運動」、「人民陣線」、「三[illegible]」、「小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民主政治」、「生產過剩」、「生產關係」、「資本主義」……

從前有人，會以拔燈籠舒服為一快事，但是如果想到每種禁書，真不經過一場小流血或一場大流血的時候，也不免使人毛骨悚然。從資源的封鎖，檢查的剝扣，免登，到報紙的開天窗，[illegible]……這許許多多事實正是現在的寫照，我們想一想，有多少生死大愛和不白之冤就如此湮沒了。

歷史上，作這樣一種步的是奇很多，就是人們都沒有嘴巴，如牛如馬，鞭鞭打出血印也不會喊一聲冤，訴一聲苦，然後他的「天下」就「太平」了。現在世事既然不同，而想從字典上抹殺許多字，想以殘酷獨裁政策來顛倒黑白，卻是不會致能，大概也不會致能，恐怕還是於今爲烈了，不過，可悲的是字眼的刪除，卻不能抹殺客觀的存在，甚至這種字眼恐怕會愈禁愈多了。

這種種使我們看到一幅照妖鏡子。是民主的，他用不到從辭典上刪除「民主政治」。是採中山先生眞正的後繼者，用不到從辭典上刪除先生手訂的「三大政策」。

這一切不就是十分明白的「民主」的自白了嗎？

湯波

★國際文化綫★

關於「政治地雷」的新影片

去年戈爾登父子攝製的「希特勒的孩子們」，曾經揭露了一條希特勒的「主人種族」（The Master Race）；現在他們又在攝製一部新片子，「主人種族」[illegible]在抵抗崩潰之後，大量表露了他們設圖使他們在抵抗崩潰之後，轉到地下去活動。[illegible]德國人民開始設計這部片子，「主人種族」正是今天我們所謂的「政治地雷」。這部新片子的出現證明戈登父子具有明確的識見。

[illegible]

描寫近幾年來大後方鄉村的文藝作品似乎不多，這多少是一個偏向。這偏向自然和今天惡劣的政治氣氛有關，但文藝工作者主觀的努力也還是不夠的。[illegible]

而且也只有到農村去才能解決今天文藝創作貧乏的大問題。「寫什麼呢」？人們問。農村是好比一塊未琢的玉，未開拓的原野，是可給我們的筆尖以充分的養料。[illegible]現實主義的文藝工作者也必須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農村，這是很明顯的。

自然，到農村中去，並不是簡單的一回事。[illegible]

「天下太平」

——「西柳集」的讀後感

伍辛

[illegible]